

# 五路巷

WULUXIANG

范广君／著

济南出版社



# 五路巷

WULUXIANG

范广君／著

济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五路巷 / 范广君著. — 济南: 济南出版社, 2007.2

ISBN 978-7-80710-393-6

I.五… II.范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04774 号

责任编辑 朱向泓  
插图摄影 范明纲  
封面设计 侯文英  
出 版 济南出版社  
地 址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编 250001  
发 行 济南出版社发行部  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 
印 刷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 
印 张 12  
字 数 200 千字  
定 价 20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

范广君,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,文学创作二级。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,1988 年考入济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。已在国内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近百万字。2000 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白鸟》,现供职于《当代小说》杂志社。



## 简介

《五路巷》以济南老天桥下的五路巷为描写背景与主体，以市井人物的生活演变为叙述线索，以地域特色鲜明的朴实语言，描述了普通百姓冉本忠、柳叶、二少爷、刘大车、冯小君、赵和财、刘小车、冉柳、沙大春等几代人的悲欢离合，喜怒哀乐，大起大落坎坷的命运，展示了他们的心灵磨难和人格自我完善的历程。

《五路巷》讲述了自解放初期、三年自然灾害、“文革”、改革开放几个不同的年代，直到2000年拆迁，居住在小巷里的人们的一些生活琐事。再现了芙蓉街、天桥、南岗子、大观园、人民商场当年红火的情景。

冉本忠年轻时在国民党军队中混饭吃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一步登天成了团长身边的人，后又与团长的夫人柳叶有了瓜葛，他的人生悲剧也就由此而开始了。

出身于乡下的柳叶，被人拐骗到济南，卖到妓院“八卦楼”，就注定了不幸与灾难落在了她的身上。

才子二少爷，祸从口中出，被无端打成了“右派”，而备受社会歧视。当他心爱的女人在“文革”中死于非命，他自暴自弃，养鱼玩鸟，酗酒，无所事事，眼瞅着时光在身边悄悄溜走。许多年之后，二少爷重新站了起来，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。

原本是善良之人的刘大车，对秦老师倾心痴迷，却不能如愿。当得知她正与二少爷相好时，他醋意大发，前去“捉奸”，却惹来街坊邻居严厉训斥，从此在五路巷无法抬头见人。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刘大车因出身贫苦成为治保会主任，他所怨恨的人成了他专政的对象。刘大车连升三级之后，一下变成了五路巷的大人物。秦老师的跳河自尽，使刘大车如梦方醒，他深



感自己的丑陋与罪孽，只有在沉重的心理阴影下，在悔恨中聊度残生。

建国前出生的赵和财，吃糠咽菜长大，受尽磨难，凭借自己的精明和拼打，成为五路巷的暴发户。可他却不得不为惹事生非的儿子而烦恼、而担忧。他发自内心地呐喊，乞求老天让现在的孩子，去体验一下生活的艰难，珍惜眼下幸福的生活。后来，赵和财为一次无意间的出轨，付出了倾家荡产、精神分裂的沉重代价。

《五路巷》揭示了居住在小巷里的人们淳朴善良、宽容大度、热情豪爽的性格，以及对人间真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他们邻里之间也会为琐碎的小事耿耿于怀。但是当五路巷要拆迁时，他们的心情变得格外复杂，以往的不快统统化为乌有。

如今的济南已是越来越现代化的大都市了，流光溢彩的繁华大街，高楼大厦、立体交叉桥比比皆是；车流如狂潮般来往穿梭，大街上行走的人摩肩接踵。那些纵横交错、宽宽窄窄、青石板路的老街老巷，大都在历史的进程中忽然倒塌，连断墙残垣也在尘埃落定之后销声匿迹了。当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”以及不敢奢望的追求，摆在眼前成为现实时，人们反倒觉得恍然若失，似乎生活中缺少了点什么。

过去的往事不会重现，人们曾经历过的那些酸甜苦辣咸的生活，只能在回忆中慢慢咀嚼，细细品味个中的滋味儿……





## 目 录

- 第一章 逃兵/001
- 第二章 毛林子/014
- 第三章 半拉猪头/028
- 第四章 二少爷/040
- 第五章 捉奸/051
- 第六章 南岗子/066
- 第七章 空坟/075
- 第八章 支边/085
- 第九章 大人物/095
- 第十章 狗不理/105
- 第十一章 震天桥/113
- 第十二章 秋阳/132
- 第十三章 大雨/141
- 第十四章 丑星/149
- 第十五章 风景/157
- 第十六章 绝唱/173



## 第一章 逃兵

1948年9月14日,住在五路巷里的人,都听到了打城东传来的一阵阵时急时缓的炮击声,那是解放军正在攻打济南城。

就在这一天,冉本忠悄悄地溜回了官扎营前街五路巷。

北起天成路成丰街街口,南到天茂路路口,状如“人”字形的天桥,“人”字一捺的收笔处,连着一一条旧时的官道——官扎营前街。官扎营前街的北边是官扎营中街、官扎营后街;向西是毛林子,再往西是官扎营西街,出了官扎营西街就是堤口路了。

解放后,山东一位有资历有声望的学者,在考证济南街巷的地名时,曾说官扎营的“官”,有可能是“关”或“管”的同音字。但依据三条街并行,贯穿前、中两条街的五路巷的格局来推论,叫“官扎营”似乎更为准确些。想必是在某个朝代,有一支西行的官兵,曾在此分前后中军安营扎寨,“官扎营”由此而得名。可以断定的是,早些年,这里原本是荒凉的地界,只有零星的窝棚和几户菜农。大概在20世纪初,自有了胶济、津浦铁路之后,那些逃难的、拾荒的、靠铁路吃饭的人,还有那些无家可归的人,在这儿落了户,天长日久,慢慢形成了现有的大片的居民区。

后来,老街上原本车辙深深的青石板的路面,已被沥青所覆盖。然而,大街两边,依旧是一条条窄窄的小巷和小胡同。济南历来就有“九街十八巷七十二胡同”之说,但实际上,济南的大街小巷小胡同多了去了。五路巷仅是其中的一个普通的小巷,有所不同的是,五路巷不像其他大街小巷和小胡同那样,一眼就可望到底。它有五个巷口,官扎营前街三个巷口,官扎营中街两个巷口。

许多年以前,五路巷还有东西五路巷之分,后来就统称五路巷了。



年轻那会儿，冉本忠经不住同巷子里既是同学、又是儿时伙伴儿的王大兴的撺掇，投奔到国民党王耀武的军队里当兵吃粮。开始他并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，就想几年后能混个一官半职，让穷得叮当响的家有个起色，再不济也能白米洋面地填饱自己的肚子。一年半后，冉本忠和一个叫柳叶的女人有了瓜葛，彻底打破了他最初的愿望，还差点把小命儿搭上。

那天天擦黑时，冉本忠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土黄色旧军衣，脚穿一双露着脚趾头、看不出颜色的布鞋，青黢黢的脸上胡子拉碴的，头发上沾着草屑，像个叫花子似的，在前街上遛过来遛过去的有很长时间了。他等五路巷家家都在忙着吃晚饭，小巷里没人走动的时候，这才一只手捂着半拉脸儿，勾着头，溜着墙根儿走进五路巷20号。这副灰溜溜的熊样儿，让冉本忠想起前不久，他为柳叶去宏济堂抓药时，曾偷着跑回五路巷看他爹妈的情形。爹妈看他搁在小破柜子上的那半袋小米儿，喜得合不拢嘴，直夸他有孝心，日后准有出息。他听了心里很恣儿。

冉本忠进了门后，冲着瘫在床上的爹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来，小孩子似的咧开大嘴，“呜呜”地哭起来，他边哭边说：“爹，我好悔呀……”

他爹欠了欠身子，看着跪在地上的冉本忠，想说什么，可不等开口就忍不住地咳嗽起来，待一阵咳嗽过后，他爹说：“人活一辈子，谁还不打个黑碗，跌几个跟头？喊，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！”

冉本忠说：“爹，若不是我心气儿高，哪能有今儿这个下场啊。”

他爹说：“别低头耷拉角儿的，自己糟践自己。你小子没横尸街头，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呀，只要你人还在，日后就有奔头。”

两三个月过去了，冉本忠还没找到饭门儿，没有一技之长的他，又能做什么呢？

这时，原先给茶馆胡大妈送水、卖水的大张回老家了，冉本忠就接替了他的营生。

倚墙而就的茶馆，在五路巷中间石磨东侧的拐角儿上，说它是茶馆有点高抬它了，因为它小得实在是可怜，充其量比张篾席大，但大也有限，若同时进去两个人，要想转个身儿掉个腚都难。倘若以为这茶馆卖什么茶水，那就错了。其实，济南像这样只卖开水不卖茶水，但却又叫茶馆的有很





多。住在五路巷的人家，自己的小院里或左邻右舍若有眼湊水井就相当不错了，淘米、洗菜、洗脸、浆衣就指望那井水了，吃喝用的水，则是那“趵突泉”的水。

在过去的很多年里，走在五路巷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一问一答：

“哎，爷们儿，去哪儿？”

“提着暖瓶能干么？去茶馆闹壶开水冲茶喝呗。”

茶馆的主人是孤身一人的胡大妈。

那年冬天，冉本忠那拉洋车的爹，见流落在火车站的胡大妈可怜，就把她领了回来，并用树板皮帮她搭了这间一切厦的“房子”让她住。后来，又帮她盘了炉子，买了铁壶、水缸、风箱、铁铲子、火钩子等七零八碎的家什。从那，胡大妈烧起了开水卖。她刚来五路巷的那会儿，小巷里的人，不管老少都叫她胡姐，十几年过去之后，人们不知不觉地改口叫她胡大妈了。

那茶馆儿，迎着晃晃悠悠的独扇门儿，盘着用碎砖头、黄泥砌成长方形的“老虎灶”，炉台上有七个灶眼儿，每个灶眼儿上，蹲着一把常年烟熏火燎的黑乎乎的生铁壶，那些壶像七枚黑色的棋子，摆在黑黑的棋盘上。墙旮旯里，放着只已辨不清原来是什么颜色的风箱。人们走在小巷里，老远就能够听到打茶馆里传出来的，那不急不躁、有节奏的“呼哒呼哒”的风箱声。炉灶后边，隔了半人高的土墙，垒了一个小炕，炕头上铺着一领破了四边的苇子席；席上叠放着补丁摞补丁的铺盖卷儿，那是胡大妈睡觉的地方。

五路巷所有人家用的开水，几乎都是胡大妈烧的。

用水的人，月初先从胡大妈那儿买“水牌”儿，买多少都可以。用竹子做的“水牌”儿，两指来长，一指多宽，一头用烧红的细炉条捅一个小眼儿。打开水的人凭牌儿去灌，匆忙中忘记带牌儿的，便掏一分毛票儿，扔进那个放在灶台上的乌黑的小木盒里，没带零钱的就先赊她一壶。

每天清晨天刚放明时，冉本忠便一拱一拱地拉着板车上路了。那车盘子的上边，两道生锈的铁丝紧箍着一只大铁桶，车把上挂着两只水管。木头车轮子“轰轰隆隆”地碾过小巷坑洼不平的土路，水管相碰时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。从五路巷到“趵突泉”，拉一趟水来回要走二十多里路。当冉本忠拉着满登登的一车水回来时，太阳才刚刚蹿上屋脊。这时，茶馆里早已响起了“呼哒呼哒”的风箱声，一缕缕淡淡的青魑魑的烟，打茶馆那

总是敞着的小门里，徐徐地飘出来，融进各家的炊烟中。

冉本忠每天都是先在胡大妈的茶馆前停下来。他停下车后，用手抹一把挂在眼角儿上的汗珠，再抓起衣角儿呼扇几下，然后，他从车上拿下一根胳膊粗细的木棍儿，支住后车盘子，摘下挂在车把上的水管，放开水桶后边挽着的黑胶皮管子，一股清凉的水就流进了水管里。冉本忠不用扁担挑水管，而是一手各提一只，管向缸沿儿上一靠，手腕用力向下一压，又猛地向上一提，绝无半点水珠儿洒在外边，整套动作挺利索的。

眨眼的工夫，胡大妈水缸里的水打着旋儿满了。冉本忠挂好水管，弯腰架起车把，肩上套上车攀抬脚要走的时候，胡大妈总要跟出来，说几句客套话：

“大兄弟，心慌啥呀，抽袋烟喘一口儿，歇歇脚嘛。”

已经向前迈步的冉本忠摆着手说不了不了，街坊们的水还没送呢，再迟了就耽误事儿了。

当人们听到“轰轰隆隆”的车轮声，便知道冉本忠拉水回来了，早就各自拿出水管走出小院。有水缸的人家则揭起缸盖儿，就等冉本忠来送水了。

冉本忠一挑水收三分钱。

后来，官扎营前街、中街、天桥尾巴上都通上了自来水管，并分别有专人卖水，那水一分钱一挑，因而，就再也没有人用冉本忠送的水了。五路巷的茶馆停了，胡大妈搬进了8号院里。

这样一来，冉本忠失去了挣钱吃饭的饭门儿，闲了下来。这一闲，两三个月过去了，他还是没想起干点儿什么好。

冉本忠想来想去，只好找了一副破筐头，用根小扁担儿一挑，吆喝着走大街串小巷，换起了“洋火”，收起了破烂儿。起初冉本忠还磨不开面子，觉得这和过去那些混得下了街的人没什么两样，还不如早些年的下九流呢。可要是不干，眼前只有死路一条啊！活人咋能让尿憋死呢？于是他心头一横，心想事到如今也只能豁出去了，像我这样的人还顾及什么脸面儿？脸面儿对我来说又值什么？还是活命要紧呀，好死不如赖活着哩。

从此，五路巷的人，常听到冉本忠拖着长音的吆喝声：

“换洋火——破铺衬烂套子，破铜烂铁绳头儿——卖钱！”

那天，冉本忠挑着小担儿，出五路巷北口，跨过官扎营中街，穿过清笙





巷、官扎营后街。再往北走，是一块块的菜地，冉本忠打菜地里松软的土埂上走过去，来到了北河。水来自小清河的北河，像一条长长的带子，围着大半个北郊地面，最终又流向了小清河。北河的水质好，河里有鱼有虾，还有河蚌河蟹，那些常年蹲在河边拉扳网的人，有时还能拉上来即使在黄河里也罕见的黄河刀鱼。其实这也不算啥，有水就有鱼，坑坑洼洼的水里也会有鱼有虾，更何况是一条河呢。真正成为北河一道风景的，是那载满货物、扯着各种颜色的船帆和在河里悠悠穿行的船儿。每当那些船打石拱桥下经过，船上那掌舵的便放开嗓子吆喝起来：

“过——桥——喽——”

那粗犷浑厚的吆喝声，久久地在河面上回响。在掌舵的吆喝声中，船两边撅着屁股、光着脊梁正在撑船的船工，迅疾从河水中提起竹篙，把滴水的竹篙放在船板上，“哗”地落下船帆，放倒桅杆。等船儿穿过桥洞儿，船工再竖起桅杆，扯起船帆，那船儿又慢慢悠悠地继续向前。

冉本忠在北河边歇了一会儿，便一路吆喝着，从成丰桥码头往东走，穿过北坦大街、英贤桥，越走越远。他吆喝得口干舌燥，却连络头发也没弄着。

这时他发现，不知不觉地已来到城里的芙蓉街上。

芙蓉街上很热闹，街两边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店铺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。这儿的人穿的衣服比五路巷的人要鲜亮，说起话来也不像五路巷的人大声大气的，显得文雅多了。那一个挨着一个的条石台阶、青砖到顶、有大门楼子、影壁墙齐整的四合院，更是比五路巷的土坯草房子显得气派多了。

冉本忠东瞅西看，就觉得那会儿眼睛一下不够使唤的了，这儿的一切都给他一种新鲜的感觉。他忘了吆喝，只顾一个劲儿地往前走。渐渐地他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小，肩上的那副空担子也好像重了不少。大半天没喝一口水的他，嗓子眼里干得像是冒烟儿，眼角儿上的眵目糊使他看起周围的物体来，也不再那么清晰了。他看看四周，想找个不碍事儿的地方坐下来抽支烟，喘口气，歇一会儿，然后就打道回府。

冉本忠坐在横在两只破筐头子上的小扁担儿上，点着烟刚抽了一口，忽觉眼前陡地一亮：一个夹着小包袱的女人打他身边走了过去。这个走起路来无声无息像风飘似的女人，叫他想起了另一个女人——柳叶。冉本忠





望着那女人的背影愣了一会儿神，待他回过神儿来，弯腰拾起担子，那女人已经走出好远了。他挑着小担儿，两手一前一后地抓牢吊在筐子上的绳子，大步流星地去追那女人。那一刻，他忘记了饥渴，浑身上下似乎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。当他与那女人之间相差三五步远，他刚想喊一声的时候，却不由得顿住了，随之那脚步就慢了下来。他想那样不免太冒失了，万一她不是柳叶怎么办？招一顿骂是小事，若人家说他想占便宜，在这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一嚷，没准会挨上来往的人一顿胖揍，到那时即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。

冉本忠不远不近地跟在那女人后边，心里嘀嘀咕咕的，就怕她说不准什么时候回过头来发现了他，好在她一直急急地往前走，一路上始终没有回头。

那女人在街边的一个黑大门前停下来，走上高高的青石条台阶，侧身进去的那一霎，冉本忠一下看清楚了，那女人正是柳叶。

这一来反倒叫冉本忠不知如何是好了。他一步跃上那三磴台阶，要去推开那两扇紧闭的大门时，一下又犹豫起来。该不该进去呢？他想了想，然后一步一步地走下台阶，蹲在了地上，打口袋里掏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，再在纸条上面放上搓碎了的烟丝，把它卷成喇叭状，划火点着，慢慢地抽起来。现在的柳叶是一人过日子呢，还是嫁了人？倘若她已找了主儿，这会儿那人又刚好在家里，见我这身行头，肯定要笑话我。这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，那要是他由此而轻看了柳叶呢？岂不凭空里给柳叶惹了麻烦，添了烦恼？自己曾经在多年前伤害过她，已经是很对不住她了，现在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搅乱她的生活了。

冉本忠蹲在地上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的时候，两眼却始终盯着那黑漆漆的大门。让他失望的是，那大门一直紧闭着，不见有人走出来，也没见有人走进去。他几次挑起小担儿要走，但每次都被来自心底的叫声阻止住：你不能走！

终于，有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向黑大门走来，蹦蹦跳跳地上了台阶。冉本忠喜出望外，觉得这孩子是一根救他命的稻草。“小同学，”冉本忠叫住那男孩，“你住在这个院里？”那男孩看看冉本忠，点了点头。

冉本忠向前走了一步，说：“你这院里有姓柳的吗？就是柳树的柳。”

那男孩歪着头想了想，说：“我们院里只有姓刘的，没有姓柳的。”

冉本忠心里一沉，不死心地又问：“那你这院里有没有刚搬过来的女



人？”

那男孩说：“有啊，你说的是不是给人家洗衣服的刘姨？”

“刘姨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，刘姨的脾气可好了，我每天都到她屋里去和柳柳玩呢。”

“柳柳？柳柳是谁？”

“刘姨的闺女呀。”

冉本忠蒙了：是不是自己刚才看花了眼，那女人不是柳叶？就是没有看错，那又该如何呢？她现在不但有了主儿，有了家，而且还有了一个叫柳柳的女儿！既然这样，我干嘛非要再插一杠子，搅了她一家人平静的日子呢？这样想着的同时，冉本忠挑起了小担儿，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那个黑大门。

冉本忠初到国民党军队时，只不过是一个火头军。就在他后悔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脑瓜子一热来当兵，到了还是个烧火做饭的，要想混出个人模狗样儿的来怕是没有啥指望了的时候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使他摘下了那脏兮兮的围裙，离开了那些锅碗瓢勺，当上了团长的勤务兵。

那年的一场大雪后，冉本忠所在的那个团，驻扎在济南东郊一个山坳里的小村里。在一家跑光了人的农户小院里，冉本忠埋锅做饭。被雪淋透的树枝很湿，好不容易点着了，却不起明火只冒浓烟。冉本忠趴在地上鼓着腮帮子使着劲儿地吹，又不时地摘下扣在头上的棉军帽呼扇几下。锅底下窜出来的股股浓烟，呛得冉本忠直淌眼泪，不住气地咳嗽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军官模样的老头，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了小院。一进小院，那军官看着身边鸡和猪留在雪地上的爪印和蹄痕，“嘿嘿”一乐，说：

“鸡爪猪蹄亚赛竹叶梅花。诸位，谁有雅兴可给俺对下句？”

那军官身边的人，个个鸡啄米似的点头，连连称好，可就是不见有人说下句。冉本忠觉得这老头说得挺赛，竟然把两个家畜和竹叶、梅花搅和在一块儿了。他心里想着想着，不觉念叨出了声：“鸡爪猪蹄亚赛竹叶梅花。”

那军官闻声转过身来，慢慢走到冉本忠跟前，问：“你能对下句？”

冉本忠扔掉手里拨火用的那截树枝，腾地一下站了起来：“长官——”一个挎着匣子枪的随从，一步跨过来，手指着冉本忠的鼻子怒喝道：“你小



子眼睛长到屁股上去了？这是咱们的马团座。”听说这不起眼儿的老头是团长，冉本忠吓得赶紧举手敬礼，不曾想一慌神儿，手背“啪”地一下拍在了光光的脑门儿上。

在众人的笑声中，冉本忠低眉顺眼地瞅着脚下的一堆污雪。

“你若能对，且说无妨。”马团长说。

冉本忠一边诺诺连声，一边琢磨，这对子若是不对，肯定没有他的好果子吃。这时，拴在牲口棚里的一头黑叫驴突然大叫不止，裆下那黑黝黝的玩意儿，直挺挺地撅了起来。冉本忠扫了黑叫驴一眼，心里一乐，张嘴就来：

“驴剩球蛋亚赛茄子黄瓜。”

马团长笑了：“妙！对得妙哇，有荤有素，够味儿！明儿你到团部听差吧。”

那天，马团长写毛笔字，冉本忠站在一旁伺候。抽支烟的工夫，马团长的脚下就丢满了废纸。马团长把毛笔扔在桌上，坐到一边抽烟去了。冉本忠不敢怠慢，三两下收拾好桌上散乱的笔墨纸砚，捡起地上那一团团废纸，心里暗骂：这小子真是败家子，这么贵的宣纸能换多少斤小米儿？怕是够俺老爹老娘吃一个月的呢。

这时，马团长的太太柳叶，飘飘悠悠地送茶水来了。

柳叶把茶杯放在桌子上，瞅了一眼冉本忠。她身子倚着桌子，两只手摆弄着衣角儿，面颊上飞起两小片红晕。柳叶那像是汪着冷冷波动的清水的眼睛，一下把冉本忠给淹没了……

那一日夜里，团部大院里除了“梆梆”的打更声、流动岗哨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外，很静。躺在床上的冉本忠，双手叠起垫在头下，没有丝毫困倦之意。他在想柳叶。想那柳叶又年轻又俊秀，还识文解字，为什么甘愿附就一个干瘪老头儿？图他小子是个官，腰里有“袁大头”？冉本忠好像看见，此时此刻姓马的那小子脱得溜光，抱着娇小的柳叶，那颗秃秃的光头在她那白腻腻的怀里拱来拱去，枯枝似的双手在她身上贪婪地上下抠唆……冉本忠大叫一声，下意识地一跃而起，浑身燥热得近似发狂，恨不得一拳砸下去，把他的脑浆子砸出来才解恨！

你这才吃了几天的饱饭，就撑得难受了不是？柳叶是你什么人？是你姐儿，是你妹儿？还是你老婆？她与你有何相干？你何苦操这份儿歪脖子





闲心！冉本忠自己劝自己，火气才算是消了些，可心里仍感到别扭，为柳叶愤愤不平。冉本忠又想，从一个累死累活、烟熏火燎地做饭的，到团长勤务兵，冻不着热不着饿不着渴不着，不经风吹日晒雨淋，已是祖上积的阴德显灵了，怎么还不知足呢？难道还想再交个桃花运，讨个如花似玉的女人不成？那可真是得了屁想尿吃，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身份！现在只要把姓马的那小子的毛儿捋顺溜了，或许能顺着这个梯子爬上去，说不定日后有机会混个一官半职的，也好给爹妈和五路巷的老少爷们儿长长脸儿、叫个场面儿，真要是那样，也不枉今生来世上走这一遭了……

那一夜，冉本忠净云山雾罩胡思乱想地穷折腾，没有睡好。

那一夜没睡好的还有柳叶。

屋外传来公鸡的打鸣声，天快亮了。柳叶还是睡不着，甚至不敢合眼，眼一合，那个眉清目秀、嘴唇上一层黑茸毛的冉本忠就站在了眼前。她想，若和他在一起过，一辈子吃糠咽菜都没有怨言。她这时似乎能听到冉本忠急促的心跳声，就忍不住睁眼望去，他却又忽地在眼前消失了……

那一天，马团长一行人刚要出门，忽见柳叶打发老妈子来说，前几天抓的中药已喝完了，要他再派人去抓几副药来。马团长对身边的冉本忠说：“上次是你去抓的药，这回还是你去吧。”

冉本忠很快抓回了药，交与跟着柳叶的那老妈子后，不敢离开，便在柳叶住的屋外的长廊上由东向西、由西向东来回地走着。

“哎，你走来走去想拾金砖呀，累不累啊，干么不进来歇歇呢？”柳叶在屋里招呼冉本忠。

冉本忠站住了。

柳叶闪开一点儿门缝儿，软软的身子倚在门上，看着冉本忠又说：“你怕么？我屋子里没有老虎、长虫，也没有蝎子、蚰蜒。我一个小小的女人，还能吃了你个大男人不成？”柳叶这些话，臊得冉本忠的脸腾地红了。冉本忠抬起头，目光正好与柳叶那灼灼发亮的眼睛碰在一起。冉本忠觉得她身上似有一股巨大的吸力，使他的脚不由自主地向前移动，稀里糊涂地走进了柳叶的屋里。

当冉本忠走进柳叶屋里，一下回过神儿来了，这可不是他该来的地方！就在他转身要退出去时，柳叶那双纤细的小手拽住了他的胳膊，气喘着说：“你救救我吧，带我离开这儿。”

冉本忠的眼睛瞪大了：“你，你说什么？”

柳叶说：“我说叫你带我走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我都跟着你！”

冉本忠说：“别，别这样，这玩笑可开不得——”

柳叶说：“我没给你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”

冉本忠说：“你……想叫我吃枪子啊。”

柳叶脱光了衣服，说：“你不信我，是吧？那我就做个样子给你看！”

冉本忠面对柳叶喷火似的眼睛和白嫩光洁的身子，心中似有一把干柴被烈火点着了，浑身的肌肉一下绷紧了，一阵耳热心痒。那一会儿，冉本忠觉得天塌了地陷了，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，只有赤条条的柳叶站在他面前。冉本忠终于按捺不住猛扑了过去，弯腰抱起柳叶，把她摁在了床上……

冉本忠刚从柳叶的床上下来，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，马团长便闯了进来。由于时局变化太快，解放军已兵临济南城下，去拜会旅长的马团长，走在半路上赶紧折了回来。冉本忠一见堵在门口的马团长，吓得脊背上直冒冷汗，两条腿筛糠似的哆嗦起来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马团长的脚下。也已吓白了脸的柳叶，则一副破罐子破摔豁出去的样子：“事儿是我引起的，要打要罚就冲我来吧。”“嘿嘿”冷笑的马团长，冷不丁地照着冉本忠的裤裆狠狠地踢了一脚，这一脚踢得冉本忠在地上滚来滚去，疼得“嗷嗷”直叫。马团长说：“这样一枪崩了你，也太便宜你小子了，还是明儿送你去守城，叫你死在乱枪下！”马团长一使眼色，手下的人一拥而上，对冉本忠一阵拳打脚踢，然后像拖死猪似的把他扔进了后院一间小黑屋里。

深夜里，醒过来的冉本忠，听到柳叶一声声凄楚的惨叫和哭号，那令人心悸的声音，持续了很长时间。

冉本忠自打那天见了柳叶起，就像是暗中有根绳儿扯动着他似的，一走出五路巷，不知怎么的三拐两拐就来到了芙蓉街。

在芙蓉街上，他要么在那黑大门前走来走去，要么蹲在离黑大门不远的地方，边抽着烟，边猜想柳叶这会儿在干什么。他那傻乎乎的呆样，引得过往的行人老瞅他。他被瞅得不好意思时，便装模做样地吆喝一声，“换洋火——破铺衬烂套子，破铜烂铁绳头儿——卖钱！”

那天，就在冉本忠软软绵绵的吆喝声中，黑大门开了，从里边走出一个女人。那女人手上托着一件花绸子褂子，径直走到冉本忠跟前，说：“掌